

五月主題徵文：母親節另類感恩

瀛苑副刊

獻給媽媽幸福的笑顏

「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，喔~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……，不管風吹雨打，不管星期或例假，我的媽媽從來不放假，工作為了家……。」

記得有一年姊妹相約爬山，沿途白雪紛飛的油桐花海飄滿整個天空、灑落整片綠地，突然腦海蹦出一個瘋狂念頭。「啊！」的一聲，把姊妹嚇得回頭頻頻詢問發生何事？就這樣經過一番討論後，終於產生了一個絕無僅有的詭計，可以好好報答、報答媽咪嘍！

「老爸，我們很久沒一起出去玩了，趁母親節一起去渡個假，還有螢火蟲可以看喔！」

拗不過我們，老爸哀嚎的同意了。母親節前一天，姊妹們一早忙裡忙外把一切打點完畢後，趕著龜速的老爸出發度假去了。到了目的地，正好傍晚時分，把爸媽的行李提到房間，便趕著他倆老去泡泡溫泉浴。當然他們萬萬沒想到的是，當他們回到房間時，我們姊妹已經落跑了！留下一張「無名氏」的紙條，上面寫著：「媽咪！母親節快樂！這是我們送給您的禮物—行李裡的薄薄情趣內衣、桌上特定您倆獨一無二的裸體蛋糕，另附上一盒安全套，請不用客氣，當做是渡個新婚蜜月，盡情享受吧！啊~對了！車子我們開走了，明天早上再來載您們，當然會順便把您倆的衣服帶來……」

隔天一早，姊妹們妳推我、我推妳，遲遲無顏見父母，只好沒膽的請服務人員奉上孝心—兩套衣物。就在我們千呼萬喚中，終於看到雄糾糾、氣昂昂的父親大人，牽著嬌羞的母親小女人，走出房門。事後，我們不恥下問的請教媽咪整個過程，雖然未能得到答案，有點扼腕，但看到媽咪臉上幸福的笑顏，就是她回以我們禮物的最佳答案了！（文□陳郁欣）

聲波慰親心

一種人，當你鬼吼鬼叫，她的手會空著安慰你；你哭你笑你廢話，她都當一回事。世界上有一種人，早上目送你出門，晚回家時會在門口等待。她不是戀愛學分中的必需，卻是每次你開始修戀愛學分時，最緊張的人。這種奇怪的存在，就是泛稱為「媽媽」的生物。

記得看過一個動畫，小女孩仰著臉，承諾要保護媽媽一輩子，可是當小女孩長大，她忙著約會、交男朋友，甚至沒時間教「落伍」的媽媽跟上時代，操作電腦。她的世界

，只剩下男朋友。然後，她被甩了，回到家落著淚，一句話也不說，轉身進房。門外的媽媽焦急如焚，打開不熟識的電腦，用兩根食指，一個字一個字吃力地打著：「不要忘記，媽媽永遠在妳身邊。」

在機場，遇到一個不會說英文，過海關時，外國人跟她說句話，都會嚇得不知所措的歐巴桑，為了到美國為女兒做月子，鼓起勇氣，帶著一張寫著英文和中文的紙，在偌大且複雜的機場獨自闖關…

小時候，我們總膩在媽媽身邊，嚷著要永遠在一起，好像，童年的世界好小好小，小到只需要伸手，就可以輕易拉住媽媽的衣角。隨著時間的流轉，我們自以為年輕，自以為快速的生活步調早就超越了母親。於是，漸漸頭也不回地奔向斑斕的世界，世界在不知不覺中，變得好大好大，大到與媽媽的距離，好像隨著秒數拉長，忘了電話那頭殷殷叮囑，是來自於媽媽對子女的牽腸掛肚。有多久，沒有好好跟媽媽說話了呢？一通電話，不只繫起聲波，而且拉近彼此的距離喔！（文□貝果）

母親最想要的禮物

上學讀書、到音樂教室學小提琴、去圖書館找資料……，記憶中，不管到那裡，母親從來沒有離開過我身邊，因為母親是我的眼睛！

出生就全盲，呱呱墜地開始我就成為母親肩膀上的重擔。考上大學那年，母親並未卸下這個擔子。背起行囊，牽起我的手，離開故鄉金門、離開丈夫、離開心繫的另外三個孩子，陪我來台，照顧我的生活起居。母親為了栽培我、幫助我就學、建立我的自信心，從一個小學沒畢業的家庭煮婦，變成一個東征西討的勇士。學習過程中，雖然社會及學校都提供了許多方便的措施，但是跨出自己的第一步，是接受別人幫忙的敲門磚。母親不捨得我辛苦、擔心我受傷，總帶著我四處奔波、詢問，為我披去荊棘，鋪好前方的路，讓我無憂無慮的步上坦途。

有一天，母親突然對我說：「孩子你長大了，是我放手的時候！從今以後你要學著獨立，試著摸索，找尋自己的方向。」過去，母親也曾嘗試讓我自己找路，最後都因不捨與擔心而作罷！但這次，母親似乎鐵了心，不管身旁車水馬龍，不管我踢到鐵板或撞到路邊的機車，母親始終沒有即時出現。感覺不到母親跟隨的腳步，我的心開始發慌。

一次一次的嘗試後，恐懼終於戰勝勇氣，我的世界在黑暗中天旋地轉，我停在路邊不前，覺得母親不愛我了，覺得自己被遺棄了，我坐地不起，止不住的眼淚爬滿雙頰。弄不清楚後來如何接受路人的幫助，回到宿舍後，任憑母親苦心的勸說、安慰都聽不進去，我任性的放棄上課、拒絕出門，大聲咆哮。突然「啪！」紮實響亮的一聲。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，母親打了我巴掌。那一夜我們沒有交談，只聽見母親不斷的

低聲啜泣。

父親接續照顧我的工作，一個月來，母親從此消失無蹤，不懂事的我心中有怨，又難捨對母親的依戀。拗不過我的詢問，父親幫我穿戴整齊，帶我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，刺鼻的藥水味迎面而來，哥哥姐姐熟悉的聲音在耳邊響起，敏感如我心頭一驚。「是肝癌，剩下二個月不到。」父親在病房門口低聲對我說。我的雙腳突軟，微步移近、伸手撫觸，那個滿布淚水、消瘦凹陷的臉龐——是母親。

「還疼嗎？」母親牽起我，用插著針管的手輕撫我的臉頰。「孩子，原諒我！過去，因為心疼你，卻反而剝奪了你的學習權利。你要走的路還很長，但我沒辦法再陪你了，所以希望你學會自立、勇敢，跌倒了自己站起來，受傷了學著自己包紮。」懊悔不已的我早已泣不成聲。

今年6月，我就要畢業了！母親說，讓我學會獨立是她想送給我的畢業禮物。而畢業前夕，我也要送給母親一個她最想要的母親節禮物，那就是「我可以自己上學、自理生活，母親的淚化為明珠指引我，黑暗再也無法阻擋我的去路。」（文□看看）

